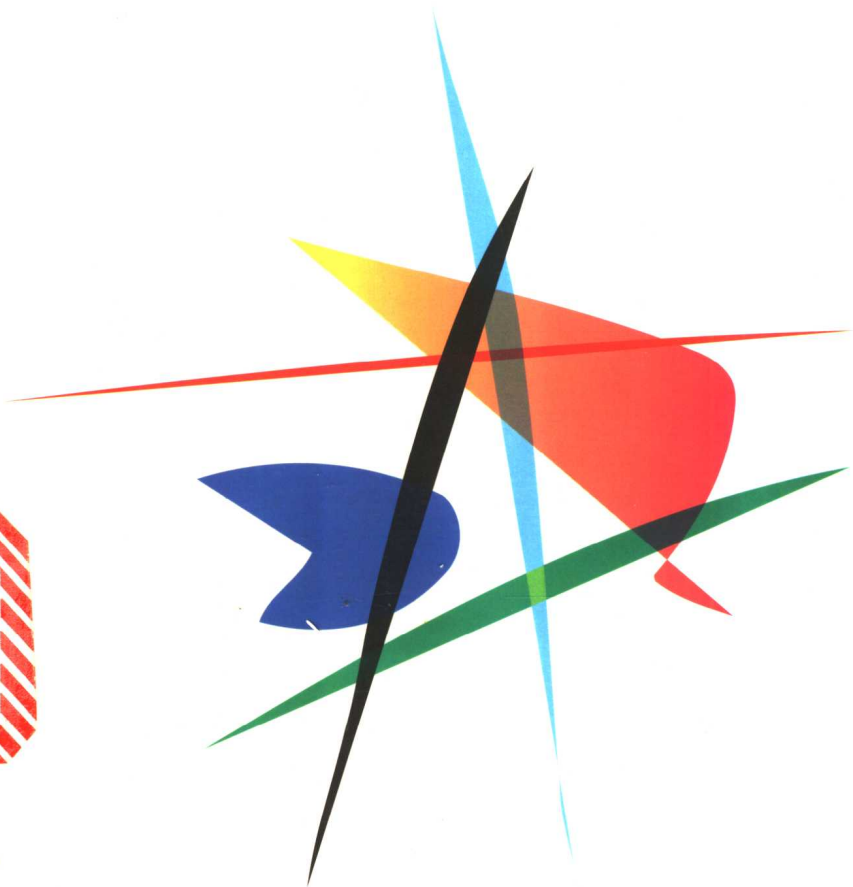


现代与传统丛书

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

张志林 陈少明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与传统丛书

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

张志林 陈少明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扩展研究
张志林 陈少明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排版
广东佛陶印刷厂印刷
(厂址：佛山市石湾镇忠信路9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60,000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1—7,000册
ISBN7-218-01956-0 / B·39
定价：13.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现代与传统》丛书
第一批书目

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扩展研究

张志林 陈少明 著

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 - 1950）

〔美〕马丁·杰伊著 单世联 译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国的抉择

江瑞平 邹建华 金凤德 著

实在与过程

张华夏 著

现象学的使命

——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

涂成林 著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这套丛书收录的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决定取舍的首要条件在于是否真正的学术著作。人类是随着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和提高而成长的，钟爱学术就是珍视人类的未来，戕害学术，以伪乱真，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卑劣伤害。

思想闪光，学术真知，源于自由心灵的翱翔和碰撞。千年一贯，亿万同音，调同腔同，创新生机消磨殆尽，这类中世纪的遗毒应该连根铲除。现代社会是以思想和学术自由为标志的。进入我们这个园地，相应地有个严肃的规矩：珍视自己的脑袋，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苦跋涉。真正的学术著作是联结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形质各异的铺路石。从小小的单篇论述到长篇巨著，都应在人类文化积累的永无止境的征途中留下自己大小不等的印记。一个学者如果经受不住心灵的孤寂和思考的痛苦，不能坦然对待飞来的横逆和尘世的喧嚣，而冀图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多半是一枕黄粱。他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不过是发现和创新的喜悦与傲骨的增长，以及来自读者的真诚理解。这套丛书就是为分享这些探索者的甘苦而存在的。

世界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当代牵动世界的大事莫过于占

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后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是本丛书优先关注的课题。

这套丛书出版之初，曾获霍英东基金会慷慨支持。当时有关人士说了一句话：“你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我一再思考着这句话，企盼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乘着这个宗旨携手共进。

1995年春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1)
导论：寻找新的路标	(1)
第一篇 维特根斯坦本论	(5)
第一章 语言批判：言述与显示	(5)
一、从解蔽到划界	(6)
二、奋力登梯：探查言述的领地	(10)
三、抛掉梯子：跃入显示的堂奥	(13)
第二章 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	(22)
一、跳出本质主义的樊篱	(23)
二、“意义即用法”：游戏展览	(29)
三、语言游戏的“河床”：生活形式	(34)
第三章 家族类似：从本体到方法	(43)
一、家族类似之秘	(43)
二、维特根斯坦故事新编	(49)
三、回眸奥斯汀	(54)
第二篇 思想史回溯	(64)
第四章 面向具体思维	(64)
一、唤醒“抽象”的迷梦	(65)
二、理念系统与生活形式	(70)
三、从辩证法看家族类似	(74)
第五章 透视主义与世界图式	(79)

一、理性的面目	(79)
二、反形而上学与反本质主义	(83)
三、透视、解释与世界图式	(87)
第六章 从家族类似看理想类型	(96)
一、理解人的科学	(97)
二、两面作战的知识立场	(100)
三、理想类型及其问题	(102)
四、从家族类似的观点看	(108)
第三篇 人文、社会知识探究	(116)
第七章 价值图式	(116)
一、价值不是“什么”	(117)
二、多元化的真谛	(121)
三、变迁与开放	(127)
第八章 历史有什么用	(132)
一、人、故事与意会知识	(133)
二、历史的社会学解释	(138)
三、关于历史规律	(142)
第九章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149)
一、社会学：两种客观性	(150)
二、经济学：模式与经验	(157)
第四篇 自然科学和数学问题	(165)
第十章 生物学点评：进化论研究的启示	(165)
一、为进化论定位	(166)
二、达尔文进化论：科学革命	(171)
三、物种概念新说	(176)
第十一章 物理学：精密科学的“精密”	(181)

一、精密之根：数学和逻辑·····	(181)
二、伽利略：精密范式的创生·····	(185)
三、从维特根斯坦的精密观说开去·····	(191)
第十二章 作为形式科学的数学·····	(198)
一、回顾数学史·····	(198)
二、数学作为一种语言游戏·····	(207)
余论：重提理性问题 ·····	(212)
后 记 ·····	(216)

导论：寻找新的路标

本质主义是一座精神古堡。以它为据点，人类怀着必胜的信念，不断开辟、扩张文化的疆域。但是，20世纪在思想的沙场上纵横驰骋的部分健儿们，当其想着手重新规划这被征服的土地时，却惊讶地发现，这座古堡已不能作为知识信念的据点，而是文化扩展的障碍。于是，发动了一场反本质主义的攻坚战。战火仍在燃烧。怀着一种解放的感觉，本书的作者也加入扩展战果的行列。但是，这把烧本质主义之火，同时也有殃及理性主义之鱼的危险。这给我们带来深深的不安，埋葬上帝尚可理解，要是理性也要一并加以摧毁的话，人类便面临一片精神的废墟，所有的信念、价值、知识便成为无根的浮萍。在既不愿意固守本质主义的古堡，又不想落入无方向感、无确定性的深渊的两难情势下，能否走上思想的创生之路？这就是本书思考的主题。奉献给读者的成果，就是指出：要走出困境，存在着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到韦伯的“理想类型”两个新的路标。

路标设立者维特根斯坦的学术历程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并以自我批判的凛然正气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他一生高举语言批判的大旗，却演出了两台判然有别的活剧。在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早期阶段，维氏狂热地要用一句话道尽天下奥秘。此时，他是一个本质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本质主义的根本特点可以

浓缩成一句话：渴望共性，蔑视个性。到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阶段，他似乎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全力消解对共性的渴望，把目光投向了个性，莎士比亚笔下个性化的代表李耳王成了他推崇的英雄。维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本质主义之路。

回溯思想史，我们发现黑格尔、尼采、韦伯等人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称为维特根斯坦的盟友。相比之下，有两点使维氏的地位高于其他同道者：第一，他对本质主义的反叛最为彻底，对绝对主义、还原主义、科学主义等本质主义的表现发动了全面进攻；第二，他提出了家族类似作为反本质主义的核心概念。此概念强调世上各种现象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普遍本质，而是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那样显示出各种不同的相似性。当然，维氏仍有他的历史局限。出于批判本质主义和传统哲学之需，他过分夸大哲学的治疗和解构功能，而忽视甚至否认哲学的建构功能。受制于此，他对家族类似概念的建设性意义认识不足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一旦把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之光射向韦伯的理想类型，这两个概念的建设性意义便豁然显现出来。首先，家族类似概念为人们重新审视世界提供了立足生活形式之上的脚手架，呈现出本体论的崭新境界。其次，家族类似概念为理想类型概念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家族类似的详细分析为理想类型的建构提供了合理的根据。最后，家族类似和理想类型共同深化了分类、比较和典型化的研究方法，为人们认识世界开出了新天地。

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未必认识到家族类似和理想类型的亲缘关系，但他本人对语言游戏的分析已显示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我们发现，奥斯汀（J·A·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为展示家族类似和理想类型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把家族类似和

理想类型结合起来，并进行扩展性的研究，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凭借家族类似和理想类型的联姻，我们实现了如下目标：抛弃了本质主义，拯救了本质概念，提出了新的本质观；否定了教条化的理性主义，张扬了有限度的理性主义，深化了基于生活形式的新理性观；保留了哲学的解构功能，重塑了哲学的建构功能；重新审视了人类知识，突显出新的知识图景。

沿着新的路标重新巡视人类知识，这也许是一个冒险的举动。我们敢于冒险，当然有合理的根据。基于我们的分析，如果把人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形式科学知识依次排列成一个谱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从家族性强和本质性弱的一端开始，逐步演变成本质性强和家族性弱的一端。同这些分类和演变相对应，有各种根据家族类似意义上的不同本质建构的理想类型充当着规整、评判、比较和说明经验现象的概念工具。就一类学科内部看，家族类似和理想类型的结合也发挥着同样的功能。举例来说，以艺术作品生活经验因素为核心特征，可以提出“内容”作为一个理想类型。以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为核心特征，可以提出“形式”作为另一个理想类型。于是，从小说、电影、戏剧、诗歌、音乐的排列谱系看，大体上呈现为从内容强和形式弱到形式强和内容弱的过渡。这种过渡表现为一种交叉重叠的家族类似网络。这种分析对文艺批评的多元化具有启发意义。在历史学中，韦伯本人就把“资本主义精神”、“封建主义”等看作理想类型，意在强调它们没有严格的经验对应物，却可以用作解释有关经验现象的参照。历史学家的史学、社会学家的史学和哲学家的史学之间既有很大区别又有部分交叉，这本身就是家族类似性的表现。在经济学中，“经济人”、“价值规律”等都是理想类型。在生物学中，“物种”是理想类型，而结构生物学、

功能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的交叉重叠则是家族类似的表现。在物理学中，“质点”、“刚体”等都是理想类型，而分类概念、比较概念和定量概念的交叉重叠则体现出家族类似性。在数学中，几何学中的“点”、“线”等是理想类型，各种公理系统间的交叉重叠及各种数之间的交叉重叠都展现出了家族类似性。

我们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像上面举例那样说明各门科学中存在着理想类型和家族类似现象，而是要在扩展家族类似和理想类型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探讨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价值的多元性、艺术作品品种的开放性、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进化论的革命性、物理学的精密性、数学的形式性等。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力求有根据地批判一些流行的观点，合理地展示我们的新见解。

沿着维特根斯坦的路标，我们正在途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篇 维特根斯坦本论

第一章 语言批判：言述与显示

不管你愿意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划分成几个阶段，他都始终坚持一个根本的哲学研究纲领，那就是语言批判。他在第一部著作中就断然写下了这样的宣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不过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罗素的功绩在于他揭示了语句表面的逻辑形式未必是其真实的逻辑形式。”^①若按学界惯例把维氏哲学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则他以不同方式应答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语言批判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本途径？两个时期的区别是：前期恪守本质主义，将语言批判置于语义学基石和语形学基石之上，前者是语言构象论，后者是真值函项论；后期抽掉本质主义的毒汁，将语言批判置于语用学基石之上，提出了语言游戏论。两个时期方法不同，纲领则一，即以不同方式从事语言批判。

本章讨论维氏前期哲学。此时语言批判的宗旨是解除语言误用对思想的遮蔽，揭示语言真实的逻辑形式，划定言述与显示的界限。

一、从解蔽到划界

文初所引宣言为我们理解语言批判的涵义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否定性的，即维氏的语言批判不同于毛特纳的语言批判；另一条是肯定性的，即罗素对语句两种逻辑形式的区分是正确的语言批判。维氏与毛氏的根本区别是：毛氏是一个语言怀疑论者，他主张语言只是表达和交际工具，语言本身的痼疾使它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障碍；维氏则是一个语言本体论者，他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和交际工具，而且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根本途径。我们说维氏是语言本体论者，并不是因为像有的学者所说维氏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了世界的结构，世界与语言的同构关系取决于语言结构的本体性和在先性。”^②在维氏看来，语言结构和世界结构之间根本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他的语言本体观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只能凭借语言来遭遇世界和认识世界。按他前期的说法，“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③按他后期的说法，“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④这同目前解释学中流行的看法是一致的。维氏不同意毛特纳关于语言身患痼疾的主张，而认为语言本身是健康的，“我们日常语言所有语句如其本身那样，在逻辑上处于完善的秩序之中。”^⑤不过，“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分，其复杂性不亚于机体。人们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蔽思想。因此，不能从衣服的外部形式推知它所遮蔽的思想形式；因为衣服的外部形式不是为认识身体的形式而设计的，它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设计的。”^⑥毛病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人们对语言的误用。请看维氏举的例子吧^⑦：“ist”（is）有三种用法：系词、等号和存在（Existieren/Exist）。因此，

“Grün ist grün” (Green is green) 可表示“格林是幼稚的”(系表语句),也可表示“绿色是绿色”(等同语句),而“Grün ist”可表示“格林存在”、“绿色存在”、“草坪存在”等(存在语句)。如果不加分析,就“容易产生最根本的混淆(全部哲学就充满了这种混淆)。”^⑧澄清这种混淆是哲学的根本任务。混淆的原因在于错把衣服当身体,错把语言表面的逻辑形式当作真实的逻辑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氏赞赏罗素的贡献。由此也知解蔽和揭秘必是语言批判的任务,即解除语言表面逻辑形式造成的语言误用及对思想的遮蔽,揭示语言真实的逻辑形式之奥秘。

阿佩尔(Karl-Otto Apel)曾把维氏的语言批判比作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语言批判。^⑨我们注意到《逻辑哲学论》有两处提到罗素推崇备至的“奥卡姆格言”,说的是一个意思:此格言是说,在符号体系中多余的记号毫无意义。^⑩阿氏由此主张维氏和罗素同样主张“理想语言”计划。对此,我们认为值得商榷。维氏既然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就不会主张对之加以改造而重建“理想语言”,而只需澄清人们对日常语言表面逻辑形式和真实逻辑形式的混淆。维氏实际上规定了一条语言批判的规则:不准脱衣服,不准换新装。罗素恰恰违反了这一规则,因为他竭力主张用数理逻辑重新设计“理想语言”这套新装来取代日常语言。他为消除悖论而提出的类型论就是新装之一,维氏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批评^⑪。

语言本身完善有序的原因在于它与世界同构。世界是什么呢?维氏的新颖见解是:“世界是一切情况。”^⑫情况(Fall/Case)可用事实(Tatsache/Fact)或事态(Sachverhalt/State of Affairs)表征^⑬。事实侧重实际的情况,可分成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例如,若“这朵花是红的”为真,则它描述的事实是肯定性的;若“这

朵花不是红的”为真，则它相对上述肯定事实就描述了否定的事实。必须注意，前一语句是基本语句，后一语句是复合语句，它实际上是对前一语句的否定。换言之，若前一语句是S，则后一语句是 $\sim S$ 。所谓否定的事实原来不过是表示对基本语句描述的事实的事实否定是正确的，因而它只具有相对的、间接的和可能的意义。说这朵花不是红的意味着它可能是黄的、白的或绿的等。事态就是侧重于这种可能的情况。事态亦可分成两类：存在的事态和不存在的事态。“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就描述了一种存在的事态，而“维特根斯坦是气功师”描述了一种不存在的事态。后一语句同样是对前一语句的否定，“维特根斯坦是气功师”像“维特根斯坦是厨师”等一样，不过是描述了“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家”的一种可能的事态。正因如此，维氏才说：“我们也把事态的存在称为肯定的事实，而把事态的不存在称为否定的事实^⑧。于是，“世界是一切情况”可以疏解为：世界是事态或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⑨。这一界说标志着哲学中本体论的转向，因为按传统的观点，世界是事物的总和^⑩。

客体 (Gegenstand/Object) 或实体 (Substanz/Substance) 就是事物 (Ding/Thing)。它们是简单的、非组成的、非分析的。事态就是它们的有序配置。“如果已知一切客体，则一切可能的事态就可得知。”^⑪既然如此，为什么说世界是事态的总和而不是客体的总和呢？根本原因在于客体及其配置不可言述，而事态可以言述。因此，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维氏使本体论研究的提问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问“世界上存在什么”，而要问“世界上什么能够被言述”^⑫。

看来维氏对语言的看法必有与众不同处。的确如此，一方面，“逻辑是先验的，其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⑬表达思想